

陇南大山深处，有群“国宝级”护林员

新华社记者随护林员五天四夜“扎荒”手记



▲此行进山开展监测工作的护林员合影。从左至右依次为：巩得红、韩雨晨、王代军、杨永全、王刚、陈革平、王钧亮、王保佑、李杰。

▲新华社记者马莎(右一)、张钦(左一)和护林员王钧亮在徒步前往扎荒点途中吃干粮补充体力。

新华社记者范培坤摄



请扫描二维码，跟随新华社记者的脚步近距离感受五天四夜的陇南“扎荒”

第四天：“扎荒”渐渐扎进心里

钻进睡袋，依旧是睁眼闭眼都是一个样的黑夜，与一帮相依为命的人，写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

雪并没有停，雨雪交加，淅淅沥沥，但再也等不住了，因为准备的干粮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耗下去了，所有人分了两组，要上山工作了。

我和老护林员杨永全负责看家、做饭，两位同事整装待发，跟着王叔他们一组上山了。

杨永全属于王叔口里不善言辞的老护林员之一，我知道他害羞，但没想到这么害羞，因为整整一天，我和他的对话只有一句，他尽力与我拼着蹩脚的普通话“吃饭”，我回“不吃”。

两个“90后”去了最远的监测点，虽然大雪纷飞，但他们也没有穿太厚的衣服，因为走路要爬坡，会越来越热。两位同事和王叔他们去了近一点的监测点，来回来去五个多小时，或许更慢，因为张钦的裤子还是破着的。

杨永全没和我待在一起，但每隔20分钟左右，他都会过来给我在小木棚里的火堆添柴，很准时。王叔交代过，让我看着驴，不要让它们吃掉食物，我拿着一根木棍，认真地干着这项工作。

水壶的绳子断了，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，又继续去赶驴了。一圈回来，木凳子上放了一根红绳，看长短正好用在我的水壶上。就像王叔说的，淳朴的农民不善表达，“一句话大叔”杨永全感动到我了。

午后，天气开始好转，似乎要放晴了。

远远听到两位同事的声音，空谷传声的山林间，他们大声呼喊“我们回来了”，这大概是最近大山里分贝最高的声音，“撕裂”了遮挡在太阳前的云雾。第四天，终于看到了太阳。

两组人马陆续抵达，巩得红的脸冻得通红，来不及脱下已湿透的鞋子，他搓了搓冻僵的手，缓慢笨拙地从兜里掏出监测工具，嘴里重复着“拍到大熊猫了，拍到了。”所有人都围了上去，像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样，激动兴奋又小心翼翼。

天黑了，今晚的气氛有点热闹，工作的收获加上明天要下山的喜悦，每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好。简单晚饭后，我们围在柴火堆旁，有说有笑。

笑容是一种特别的力量，它让人动情于这美好的夜晚，连火焰也显得温柔。

这次“扎荒”，渐渐扎进心里了。

钻进睡袋，依旧是睁眼闭眼都一个样的黑夜，不敢相信这已经是我们在原始森林里的第四个夜晚，与一帮相依为命的人，写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第五天：鹅毛大雪中踏上返程

都说下山比上山快，大概会快三个小时左右。虽然出山的喜悦溢于言表，但想到要在大雪中行走六个小时，我头皮发麻

天亮了，鹅毛大雪，王叔说下雪时不会像结冰时那么滑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必须下山了。这袋挂面是最后“存货”，我们必须填点肚子，不然走不动。

一边，韩雨晨拿起手机为未婚夫录制着出山前的视频，巩得红用凉水洗了个头整理着发型，就连平常不修边幅的同事张钦也在鹅毛大雪中仔细刮着胡子，出山似乎成了一场赴“森林盛宴”前的紧张筹备。

另一边，王叔叮嘱着大家不要落东西，几位护林员大哥嚷着即将进入“高强度工作”的三头驴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另一位同事范培坤，他竟然在最后时刻还继续着最近在山里最爱的事——拿竹棍吹火，他说一大早把火吹着，让大家烤到火，会带来成就感。大山里的快乐，真的好简单。

他们都下山比上山快，大概会快三个小时左右。虽然出山的喜悦溢于言表，但想到要在大雪中行走六个小时，我头皮发麻。

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，下山心切，但要迈出第一步，需要足够大的勇气，我们都挣扎着。

“走，走起来就不冷了”。范培坤和张钦拄着木棍，像勇士一样冲了出去，我紧随其后，心里有些紧张。考虑到我们走得慢，护林员王钧亮陪我们三个先出发了，下山的路确实比较好走，但我依旧走得很吃力。

走过三个上坡后基本都是下坡了，在较宽的坡上，我们都是小跑前进，脚底抵着鞋尖，有点疼。下山时大家的证明显少了，王钧亮一再提醒我们，“上山腿打软，下山脚打滑”，让我们小心，但尽管如此，我们每个人都摔了好几次。

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我觉得走得够快了，但王叔他们的“大部队”还是赶上来了。驮着行李的驴走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时，都是撒着腿的。三头驴以吃力的走姿渐行渐远。

差不多四个小时，终于看到炊烟袅袅的村庄，我们三个尖叫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“看着很近，走起来很远”，王叔不再像出发时那样一次次“骗”我们了，下山时他说的都是大实话，的确，我们又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六个小时，终于下山了。至此，我们五天四夜的“扎荒”生活彻底结束。我承认起初自己是冲着大熊猫来的，但没想到最后这群护林员却深深烙刻在了心里，原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、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，不仅有国宝级的大熊猫，更有“国宝级”的护林员。(参与记者张钦、范培坤)

路很滑，驮着行李的驴走得出汗淋漓，沿着悬崖峭壁，驴的呼吸声和不断往下掉落的石头声格外清脆

我承认起初是冲着大熊猫来的，但没想到最后这群护林员却深深烙刻在了心里。原来，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、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，不仅有国宝级的大熊猫，更有“国宝级”的护林员

本报记者马莎

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白水江沿岸的山丘上，坐落着一个安静的村庄，古道坪村。从这里出发上山，可以进入原始森林，寻觅到野生大熊猫的足迹，带着期待，我与两位同事随护林员出发了。

第一天：我是被“骗”进来的

“还有多久”“一个多小时”的对话，重复了几十次，这是我人生度过最漫长的“一个多小时”，从天亮到天黑

出发前，我是自信的，出发后，我认为自己纯粹是被护林员一次次的“谎话”“骗”进来的。“还有多久”“一个多小时”的对话，重复了几十次，这是我人生度过最漫长的“一个多小时”，从天亮到天黑。

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，被护林员称作“大路”的山间小道，也基本都是拿木棍“拨”开的。

路很滑，驮着行李的驴走得出汗淋漓，沿着悬崖峭壁，驴的呼吸声和不断往下掉落的石头声格外清脆。毋庸置疑，我们是来慢的，我一直坚信可以与驴为伴，但最后，驴还是离我们而去。

同事张钦是“被大地宠爱”的孩子，一路上不断摔倒，体重180斤的他每次突兀地落在尖石子上时，不知道肉多能不能真的减轻点疼痛。

我们三个人里体力最好的是范培坤，他一路上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，总结起来就是“手机放歌+边走边唱”的无限循环，偶尔加一句“加油，快了”的鼓励，这种苍白但直接的语言好像在人几近绝望的时候特别管用。

天快黑了，看到了宿营地，没有兴奋，只有心累。驴比我早三小时到的，还有一群人，比驴到的还早，从未走过这样的山路，走到发疯，走到绝望，屁股挨到板凳的一刻，大脑空白。

“90后”护林员韩雨晨马上要结婚了，她是护林员中唯一一位女性，我与她性别相同，年龄相仿，于是我们从野外生活最亲密的行为——相约解手开始，成了朋友。

她说她是鞭炮，一点就着。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与我谈起来未婚夫，韩雨晨脸上有刹不住的喜悦。

我无法理解年轻貌美的她会选择这份职业，或许是我刚来，还没发现这份工作的可爱。之后的谈话更让我惊讶，她对这份工作有着我想象不到的热爱。

“结婚之后，生活工作‘五五开’吧，哦不，‘四六’，生活‘四’，工作‘六’。”她笑靥如花，我五味杂陈。

柴火堆是深山里延续生命的重要工具，大家围着火堆，时间静悄悄地一分一秒消逝。炊烟袅袅，熏得人睁不开眼睛，简易的床板，尘土飞扬。

晚饭是米饭炒菜，烧得焦黑的煮饭锅在烈火中闪亮，米饭白得发光，有了饭香，大家热络起来，叮叮啷啷的锅碗瓢盆声唤醒了我大脑中的工作细胞，我慌乱拿出摄像机。

当镜头对焦到每位护林员脸上时，我热泪盈眶，他们吃得格外香，伴着哈出的冷气还有柴火的光。好在大山里的柴火光很微弱，没人看到我脸上七零八落的眼泪，感动、心酸交织起来的复杂情绪浸透眼眶。

夜愈黑，情愈浓。夜宿的房子和驴隔了一堵墙，木屋的墙有缝，不隔风雨更不隔音。

我睡在雨晨旁边，睡袋里的我们像一个个蠕动的“大虫”，几番折腾好不容易各归其位。原本以为一天路途劳累，肯定倒头就睡，但真的闭上眼睛时，却困意全无。烟熏火燎的“寝室”，呛得人喘不上气，半夜时分，隔壁的驴叫声不断。

屋檐下挂了很多麻袋，因为怕被老鼠吃，食物和一些日用品被挂了起来，我们像一个个“蚕蛹”，在摇摇欲坠的麻袋下期待黎明。

第二天：被困的第一天

山林里的时间不慌不忙，下雨后的生活也基本就是吃了睡、睡了吃。但缓慢的现实生活与紧张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匹配，大家都揪心这雨到底停不停

早上七点，驴叫，起床。半夜其实已经听到浙

沥的雨声，令人揪心，但没想到到开门的瞬间，心冷成冰。一夜的雨，意味着什么都干不了。其实也好，工作暂停，可以好好看看山看看林，试着爱上这里。

雾很大，五米以外基本看不清，夹杂着柴火的烟雾，小木屋格外朦胧，要不是驴吃草发出声响，我以为自己被定格在画里。

陆续都起床了，护林员韩雨晨和巩得红烧了热水，开始洗脸，精致的“90后”热毛巾擦脸的画面格外温暖。韩雨晨给巩得红冒着热气的脸抹了两坨油，说这样才不会皴，显然这个西北大男孩不愿意涂“小女生”的东西，尴尬地躲着，不情不愿地抹匀。

王叔是我在这里熟悉的第一个人，大家都这么喊他。一名老护林员，长相和蔼，是最熟悉这一片山林的人，他脸上始终挂着淡定的微笑，熟悉山间生活的一切，取暖、做饭、照顾所有人。

在这里，他就意味着安全感，56岁的王保佑，王叔。

王叔已经做好早饭，清汤挂面。不到两分钟，满满一锅面捞完了。雨还没停，驴大概绕着小木屋转了有三圈。大家依旧围着火堆坐着，也有人睡下了。

山林里的时间不慌不忙，下雨后的生活也基本就是吃了睡、睡了吃。但缓慢的现实生活与紧张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匹配，大家都揪心这雨到底停不停，只是还没人表现得明显。

头顶偶尔有一两架飞机飞过，大家一同抬头，又缓缓低下。火光在眼睛里倒映，火星子喷出落到衣服上，如同裹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纱。烟熏火燎的柴火堆旁，每个人不停地“挤眉弄眼”。

想着太冷了，我也试图睡下。没承想冰冷的睡袋打消了念头，我又回到了柴火堆旁。烤到的地方发烫，没烤到的地方冰凉，时时感受着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我们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相依为命。

王叔喊我，让我注意鞋跟不要离火太近，烧化了会粘在肉上脱不下来，我赶紧收回踩在火堆旁的双脚，脚在冒烟，我使劲跺了跺。

山里的时间过得很快，这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我们在小木棚这边，几个不善言辞只会埋头干活的护林员大哥在另一边“寝室”里。都两天了，跟他们也说过一句话，王叔说他们很害羞。

路真的非常滑，我和两位同事去打水，水源离宿营地不远，但要走过一座独木桥，他们俩都不瘦，拎着重桶，走在小木桥上，可谓“举步维艰”。泉水冰冷刺骨，我们穿梭在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山林间，身体瑟瑟发抖。

晚上七点多，在山里已经是入夜了。大家又蜷缩着一点一点吃力地钻进睡袋，不敢多喝水，怕晚上起夜。

驴又叫了，有人感叹：希望明天不要再下雨。

第三天：我与三头驴的一个下午

我以前以为，人生最孤独的时刻是独自一人；现在发现，人生最孤独的时刻，是在没有信号的大山深处，独自一人和三头驴在一起

一整夜，冷冷的冰雨真的胡乱地往脸上拍。晨起，真的如人愿，没有下雨，推开门，满山银装，下雪了。

门外的场景真的美醉了我们仨，雪后的山林，雾散尽，层峦叠嶂。对面的山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站在茫茫云海里的我们仿佛置身云端。

驴的叫声把我从梦幻拉回现实，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又要耽误一天，大家的情绪按捺不住已经陆续表现了出来。

对家人的思念，是在没有信号的大山深处击溃人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毕竟是小女生，还是准新娘，新婚前被困在深山里是韩雨晨没有想到的，她没有表现出来，依旧乐观大笑，不经意间的那句“我觉得天很快就会晴”让人心疼。

同事范培坤拿出了海事卫星电话，让韩雨晨给家里报平安，她本来是拒绝的，但想了想还是拨通了电话，巩得红调皮地开起玩笑：“别哭鼻子啊”。

海事卫星电话号码可能太过陌生，前两个打给未婚夫的电话都没接通，她的笑不再像鞭炮，眉眼间有些失落但也微微一笑。终于，二哥的电话打通了，巩得红还在一旁闹。

坚强的“鞭炮”小女生，终于忍不住落泪了。周围人太多，我看得出她在极力控制情绪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流泪。电话那头家人的嘱咐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对一个小女生来说，是“超负荷”的。

电话挂了，她立马擦干眼泪，我分不清是哭着笑还是笑着哭，她强调道“我没哭”，转身离开。

又起雾了，没有信号的人们都坐不住了，巩得红拿出绑腿，打算出门了。“这雪没事，我要去把最近的那个取下来。”他使劲拍着腿上的泥土，打绑腿。烟火缭绕，我虽然坐得很近但也看不清巩得红的脸，他喘着粗气，似乎浑身是劲。

这里的距离是用时记录的，巩得红嘴里最近的监测线，也就是红外相机放置点，来回要走六个多小时。他的速度是我们这里最快的，我们那天进山用了九个小时，他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到了。